



#1



#2

黄桷坪的个人记忆

The Personal Memory of Huangjueping

秦明 Qin Ming

黄桷坪将有大典的消息已是早早地传达下来。谈建校七十周年华诞，命题是回忆纪念之类。动笔伊始，方觉得自己果然是老了，唯有老人才兴撰文忆人忆事。黄桷坪尽管已有二十年未去怀旧，但夜来的梦里却是亲临无数次。河东河西地过了近三十年，昔日的青春同路人尽显非凡造化：有肉食者身居要津；更是大师者众，兼有好莱坞影星。当然也有食粟者如我也——草民一介，既无啸聚山林之悍勇，亦无笑傲江湖之才德，还算好手好脚地活着，坐看江湖的云起云落。

既是回顾彼时黄桷坪，几位曾主阁的前朝肉食者便在我记忆里鲜活起来。

七八年三月阳春，大礼堂师生齐聚，落座亦只占了个半位子，有哈腰点头的主持人，带着文革腔开了场，掌声热烈中，一位六旬老者着蓝色涂卡中山装缓步上台，圆肚，光头，黑框近视眼镜，镜片的深度将其双眼缩小，抬头时仍是闪亮生辉。坐稳，呷一口茶，清嗓，麦克风里传来“嗑拉”茶杯盖声，“老——师——们”，“同——学——们！”江浙腔，中气十足，有京剧黑头的功底，定睛望过去，老者圆鼻，厚唇，大耳，人中长。活脱脱《红灯记》里的鸠山。当然不似那般老谋凶蛮，亦无那撮暴戾感的日式小胡，倒是慈蔼祥和如祖父辈。开学典礼完毕，我方才知晓此老者为周书记。日后，这位开明的书记挥动肉厚的大手率众将黄桷坪并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写这篇

文字时，知悉周书记十余年前已仙逝，不禁黯然！

仍是七八年，我偶过雕塑系教室，惊鸿一瞥，有中年汉子着灰涤卡中式对襟衫，长发，侧身，玉面绮貌，气宇轩昂，观之，正若玉树临风！二十一世纪叫“型男”。我愕然！时有路人指点，此“型男”乃叶书（毓）山，叶万（院）长也！书山，是七七，七八级同窗们对之的谑称或爱称。“型男”根正苗红，并无家学渊源，是苦读。有力作传世为证：毛泽东坐像于首善之区纪念馆，另“春”“夏”“秋”“冬”及重庆烈士纪念碑群像，已广为黄桷坪及其之外的重庆百姓熟知。而国中雕塑圈“首富”霸主地位至今无可撼动！叶书（毓）山院长主事十数载，朝政勤勉，儒术黄老，王道，霸道，柔道，空手道一举并用。黄桷坪从此走向繁荣富强。下野后，居豪华庄园于川西坝上，鲜衣怒马，华堂宴饮，一派显贵的风光。书山院长苦学成名，尽享荣华，实



#3

为后世楷模！

另有龙石书记不苟言笑，低调至我不曾留意到他有过的存在！

行文至此，魏传义，马一平二位师尊这里不得不表，黄桷坪今日在国内业界有一席之地，二位先生居功至伟！

魏先生曾主事油画教研室，早年师从马克西莫夫，遂于京中交往甚广。举凡学生创作展览诸事，巨细靡遗，必躬亲自问，时常奔走疏通于各级领导与机构之间，上达京城，下至省府，不遗余力。七七、七八级同学能放手一搏，获致日后造化，皆直接或间接受惠于魏传义先生。

马一平先生文革间与改革前已名满川中，是我辈晚生追慕仰望的偶像。待日后进校，马先生倡开明之风，不拘一格施教。倾其心力，传其道，授其业，解我辈之惑。晚生实在是感念之至！九十年代马先生曾入主朝政，我已远在域外。

除上述二位师尊外，油画专业众先生默默耕耘，亦是功不可没。杜咏樵，张雪凡先生均已作古应受晚生一拜！

世纪末还有范院长朴当朝。政绩应由黄桷坪诸君评说，不过当年他担纲的教务处倒与各部

门步调一致，鼎力相助同学们的创作，一旦创作稿通过即可去教务处领取画材，从来爽快，不刁难。此公有些山西官腔，川人听来却别具幽默意味，恰像当下流行的小品，成就了几个黄桷坪茶余酒后点评狎玩的经典余兴节目。

将近新世纪，罗院长中立闪亮登场。新开一局是二十一世纪的摇滚，主唱手一个跟斗翻跳上台，生猛，劲爆，是重金属！台下与台上唱合，高潮迭起，众人皆HIGH。声光电交错，场面煞是壮观！近年新世纪的摇滚又移师虎溪，（顾名思义：卧虎之溪？藏虎之溪？抑或养虎之溪？若端的是条大虫定会虎跃而出！）世人也期待着落幕前必现的精彩。

黄桷坪已然成为历史。无论从心理还是地理层面，本次庆典应是我辈正式向黄桷坪作最后致敬的时刻。

英语常说：LIFE GOES ON！一如九龙坡下的滚滚长江水向东奔流不息。王朝更迭，英雄聚散，草民悲欢，尽皆如白驹一般。虽然正剧，悲剧，喜剧，等等等等，仍将如期上演。

古早江中有九石翘首如龙因得名九龙坡，既有龙腾于黄桷坪必有虎跃于溪畔了。唯愿黄桷坪的风水，灵气（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福佑她的传承者们吧！

- #1 人像No.1 纸上色粉水粉 秦明
- #2 人像No.3 纸上色粉水粉 秦明
- #3 十八罗汉——party 丙烯 杨春晖